

中国美学的
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刘方 著



巴蜀书社

中国美学的
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 刘方著. —成都：
巴蜀书社，2003.5
ISBN 7-80659-471-X

I . 中 … II . 刘 … III . 美学思想 - 研究 - 中国
IV . 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780 号

策划编辑：李 蓓

责任编辑：李 蓓

封面设计：文小牛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刘方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 5 号(028)8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40 千

2003 年 5 月第一版 200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ISBN 7-80659-471-X/J·16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中国美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热过一阵后，进入 90 年代便冷了下来。客观地说，中国美学研究到 90 年代已陷入很大的困境。在几十年若干学者的爬梳下，从孔夫子到王国维两千多年的美学理论被一遍遍清理、研究过了。中国美学研究如何深入发展下去已成为一大难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几种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出版以来，不仅有了多部中国美学史专著，有了多卷本的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文化史、风俗史的研究，有了中国美学范畴与体系研究，而且在具体历史时期与历史人物的深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大量论文乃至专著。然而中国美学思想中所蕴藏和体现的民族特有的基本的精神特征与价值取向是什么？虽然在有些论文或著作中有所涉及，但失于笼统，且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思考与深入细致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缺乏对中国美学基本精神的发生、演进、丰富、发展以及何以如此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的探索与研究；也缺乏对中国美学思想基本精神如何向现代转型、其意义及其深层社会变革、文化冲突背景的深入研究。因此，全面、系统研究、揭示中国美学基本精神特征的发生、发展、完形与现代意义，在中西文化与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揭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与独特特性及其现代意义，并揭示其何以如此的深层社会、文化语境与知识范型，特别是发掘那些被以往研究中由于无条件运用西方美学“他者”眼光研究中国美学所压抑、遮蔽、忽

略的思想，就十分必要并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近年来，我围绕“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这一题目，进行了艰苦的思考、研究与探索，希望能在中国美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以及如何发展的方向、道路上做一些摸索，在此过程中，深切感受到观念的更新、视野的开拓、方法的突破势在必然。因此，本书力求在中国美学研究的方法、范型、视野、角度、范围等方面或创新、或开拓、或深化，以期对中国美学有新的发现、开掘与发展。

读者可能很容易发现本书的内容与通常所熟悉的中国美学研究的有关著作不大一样，这正是沿着上述研究思路进行探索的结果。

处在今日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以往中国美学研究在方法、范型、角度、范围乃至研究者的观念、思路、知识视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已逐渐暴露，如果依旧沿袭既有中国美学研究著述的路数，显然已经没有可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有真正意义的较大突破与开拓。因而，基于对既有中国美学研究著述的全面检讨、思考、反省，本书力图重新确认与定位中国美学自身合法性及自身文化身份，重新审视现代知识型与现代美学思想范式这一前提。本书的尝试在中国美学研究上有较大突破。首先，在充分吸收、借鉴现代学术诸多领域的思想、理论，特别是新的研究观念、方法，将以往中国美学研究着眼于“是什么”的问题转向更深层的“为什么”和“如何是”等问题；其次，将以往中国美学研究从理论到理论的写法转向更为深广的文献与知识领域，广泛吸收考古学、宗教学、神话学、文化学、民俗学以及中国古史研究、中西文化史等诸多领域的成果，大大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与研究视野，特别是注意发掘那些被以往研究中由于无条件运用西方美学“他者”眼光研究中国美学所压抑、遮蔽、忽略的思想，对中国美学进行创造性研究与表述。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吸收了多种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方法。在讨论中国美学问题时，

努力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探索形成上述诸方面的原因、现象、结果、社会效应影响之间复杂的相互错综关系等等。

除了研究方法、观念、范围等方面突破与转换，对于中国美学研究对象，本书也作了重新思考。基于“美学何为”的再反思，重新为美学、中国美学加以定位，指出“美学在其本源处，同人的生命处境与灵魂归宿息息相关，它是展现了人的对于人生意义、价值的寻求的特殊方式，它努力使人从存在意义的晦暗不明之中，从存在的被遮蔽状态之中敞亮出来的本源之思、诗性之思，并在思的途中，感悟人生生命的意蕴所在，唤醒自己与他人，寻找一种生命的超越，从而使人生走向诗意的栖居”，从而使中国美学研究建立于一个新的基点、终极依据之上。

本书导言集中反映了个人对中国美学研究方法、范型，以及研究者所处文化语境、知识范型等影响和制约着研究诸因素的思考、探索与观点；阐述了对于美学、中国美学的根本性质、存在价值、意义的重新思考与重新定位。我认为中国传统美学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生成的一种很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基本精神是在中国远古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和天人合一宇宙观、有机自然观、生殖崇拜文化等特殊文化特征基础上发生、不断冲突与融合，特别是在轴心时代以后形成的儒、道和后来佛教禅宗美学不断融合中逐渐生成、建构出来的。它对中国文化心理、文学艺术人生价值追求等众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构成中国文化独特特征与价值的重要方面，并在血缘——宗法——礼制的独特文化土壤中不断延续和发展，也无可避免地构成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美学体系的一个前提与基础。上编各章探索了那些孕育、影响、制约并使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产生、建构出来的文化土壤、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文化形态、思想学说、知识背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社会结构、权力话语等问题。这是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未能涉及但又非常重要的深层

次问题。其中个别问题虽然是已经有人涉及，但在研究范围、使用文献和研究方法、角度、观念、视野上本书都有很大不同，自然，学术观点、结论也不尽相同。下编各章研究、探索和阐述了作者所理解的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的一些主要方面和核心观念。一方面从宏观研究角度入手，通过对中西文化、哲学、美学的整体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根本性特征的中国美学的精神与理念，比如中国传统美学忧乐圆融的独特文化精神、生命智慧及人生诗性栖居诸方面。一方面从微观研究角度入手，采用从一个概念、一个范畴入手探源讨流的方法，通过综合多方面、多学科、多领域知识、理论、学说，通过缜密和翔实的分析、研究，揭示出其深层的鲜为人知的内蕴，进而揭示出某些重要思想，比如对“感悟”、“游”、“忘”等的研究、分析。结语则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和现代意义问题；传统美学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性质、特征、范畴、话语及文体等方面建构的影响、制约；传统美学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在对西方美学资源接受、利用过程中的潜在制衡与变异作用等问题做了探索。

目 录

前 言	(1)
导 言 中国美学的性质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中国美学研究的学理背景与文化语境的反省	(1)
第二章 中国美学研究范型与方法的省思	(8)
第三章 中国美学的基本性质与独特品格	(21)
上 编 中国美学的文化土壤与哲学背景	
第四章 从创世神话看中西文化特性与审美精神	(47)
第五章 地域文化、农业文明、血缘宗法社会与中国美学	(61)
第六章 生殖崇拜文化与中国美学特征	(75)
第七章 重“生”的哲学与美学精神	(87)
第八章 “天人合一”的文化哲学话语的构成及美学影响	(105)
第九章 从中西哲学比较看中国哲学与美学的独特品质	(132)

第十章 人的主体地位的高扬与审美人格的陶养	(143)
-----------------------	-------

下 编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与核心理念

第十一章 中国传统生命智慧与审美精神	(158)
第十二章 忧乐圆融的文化审美精神	(180)
第十三章 游的自由审美境界	(194)
第十四章 审美的超越途径	(220)
第十五章 生命的审美感悟与意义生成	(244)
第十六章 艺术化人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审美 理想	(256)
第十七章 审美人格的理想建构及其艺术转化	(277)

结 语

第十八章 中国 20 世纪美学与传统美学	(289)
第十九章 中国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钱钟书的 范式意义	(305)

后 记	(319)
-----	-------

导言 中国美学的性质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中国美学研究的学理背景 与文化语境的反省

—

在 20 世纪全球化文化语境下，从事中国美学的研究是有着极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的新的特性的。这不仅仅由于美学是一门源于西方的学科建构与学理体系，而且更在于有了西方美学他者的新维度与新观念的植入，这种研究就不仅有传统学术上的古今之争，而且产生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西方美学他者的存在，从事中国美学学术研究，从观念到方法，从研究思路到研究方向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型^①。

福柯在《词与物》中开创性地研究和探索了西方文化思想史

^① 参刘方《百年美学：现代与中国传统》，《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上的知识型的断裂与转型^①。我以为这从实质上看，恰恰与西方文明发展的破坏性演进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史历史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走着一条与西方文明极不相同的演化道路，形成了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中国不是以破坏性演进，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隔离等为特征，而是以连续性演进，即人与自然、地与天、文化与自然的同一连续为特征的^②。与中国文化演进发展的连续性特征相联系，中国学术思想也在整体上保持了一种连续发展的总体特征。虽然中国文化从远古图腾崇拜到“绝地天通”，从先秦诸子到六朝所谓“佛教征服中国”，一直到明清龙与上帝之间纠葛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史一次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与挑战，但是，无论是佛教东渐，还是耶教东进，虽然对中国文化演进、发展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使中国文化面貌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改变，但从整体而言，基本知识质态和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架构却一直延续，以解经为突出特征的传统学术思想最恰当地呈现出这一文化连续性的内在质态。

“五四”新文化转型则截然不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知识质态还是知识谱系，都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的断裂与转换，“五四”激进地反对传统文化，一切价值重估^③，正是要在彻底清除旧文化基础之上建构起现代形态的新文化。借用卢卡契的“总体性”概念，可以说中国现代知识型的替换，知识谱系的转型真正属于总体性的。

福柯《词与物》中所称的西方始自 19 世纪的现代知识型，

^① 参 [法]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② 参 [美]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③ 参 [美]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化学习、模仿和追求的榜样、理想与准则。由此，知识的性质以及关于知识合法性的信念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以理性与科学为核心观念建构起来的西方现代知识型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传统知识，除了清代朴学还算有几分科学性外，其他知识一概成为“前科学形态”。由此，在关于知识合法性的信念转换为科学与理性后，一切可靠性知识便必须具有科学性，一切知识都成为系统科学的不同门类，科学上升为检验一切合法性的尺度、标准。“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还有什么办法？”^①而一旦科学成为真理的代名词，成为绝对可靠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依据，也就宣告了中国传统知识的失效。

1923 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提出了一整套以西方知识谱系来整体性切换中国传统知识的轮廓^②，而 20 年代科、玄之争的结果也清楚表明了“科学主义”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占了主导的、流行的地位。正如林毓生指出的，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是指一项意识形态的立场，他强词夺理地认为，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包括生命的意义）。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的方法，所以，科学主义者认为，促进科学方法在每一个可能领域的应用，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科学主义”的发展与追求即 20 世纪中国知识形态的演进的历史方向^③。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改革者的主要目的是创建一个新中国，其方法之一即以新思想代替旧的和传统的思想。”^④这种“代替”的过程，即是以西方现代知识型、知识

①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第 48 期。

②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 年版。

③ [美]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252 页。

④ [美]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0 页。

谱系来彻底转换中国传统知识型、知识谱系。

将科学知识看成是衡量一切知识与价值的标准的观念起源，在西方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著名学者华勒斯坦等人所提供的著名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中指出：

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惟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①。

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也同样是在这一知识背景、社会思潮与文化语境中展开的。因而，西方现代美学，便不仅是一种参照系，更是在相当长的时期，被认为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榜样、共同发展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中国美学体系的建构、本质的追寻、规律的探索以及科学性观念下将美学建成科学的努力，乃至要研究出审美心理的数学方程式的高论，都体现出现代西方学术影响下的科学主义观念^②。

二

对于西方现代科学主义的局限与弊端，已经有不少西方现代思想家做出了深刻的洞察与揭示。海德格尔曾指出：

^① [美]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② 参刘方《中国美学研究范型与方法的省思》，《文学前沿》No.5，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①。

但是，需要清楚地意识到的是，科学是以对一种限定性的对象区域为研究对象，其逻辑区分依据以及这种逻辑区分所隐含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则是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它先在地预设了总体上如何看事物，如何研究对象，以至在此研究中会得出何种质态的结论（知识性质）。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阐释和某种真理观点赋予这个时代以其本质形态的基础。这个基础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的现象。”^②

照利奥塔的说法，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根本性失误在于，人们把科学知识（理念知识）当成了惟一有效的知识。“人们把科学知识的积累当成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人们至多是探讨这种积累的形式，一些人认为它是经常性的、持续性的、同一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周期的、间断的、对抗的。”但是，“这些明显的事实是骗人的假象”，“科学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它曾经是多余的，它总是处在与另一种知识的竞争和冲突中”^③。

对西方现代知识型另一方面问题的揭示与暴露，是对其普世主义的质疑。华勒斯坦指出，科学一词只能界定自然科学的性质与范围，无法表明、标识所谓学问的知识（人文学、精神科学等），而这些知识由民族的文教传统滋养，带有民族文化传统的胎记，并不具有普世性。而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带有鲜明民族国家的强权性质。社会科学的经典论述，是以主要强权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因而，表面上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社会理论，实质上带有先发民族国家的强权性质，具有鲜明的

① [德]《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85页。

② 同上，第893页。

③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欧洲中心主义”色彩^①。甚至现代学科建制本身就意味着规训方式，构成并生产着知识——权力^②。现代社会学科划分，内含对强势文化民族国家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等。

上述现代知识型特征在美学思想研究中也同样有太多的例子。如同傲慢的黑格尔先生不屑地指出中国没有哲学思想一样，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下，西方美学界长期以为东方、中国是没有美学思想的。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其著名的《美学史》一书中解释何以书中没有提到东方艺术时，振振有辞地争辩说：“我留下这个空白也不是没有积极理由的，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之所以同进步种族的生活相隔绝，之所以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肯定同莫里斯先生所指出的这种艺术的非结构性有必然的基本联系。”因而，鲍桑葵先生有充分理由认为“很难说我们需要对这种审美意识加以阐述，因为就我所知，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③。文中明显露出的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感下的对东方美学的轻视与压制。

因而，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数种美学史著中，如鲍桑葵《美学史》、吉尔伯特与库恩合著的《美学史》、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思想述评》及克罗齐《美学史》等，均无东方美学的论述。在他们的眼里，西方美学史也就等同于世界美学史，所以原本不需要在美学史之前加上西方或欧洲这样的限定词。东方、中国文化，在“他者”的眼光中，只是一种猎奇的素材。

处于这种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来研究中国美学，切身感受到如华勒斯坦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们总是面

① 参 [美]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

② 参 [美] 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③ [英] 鲍桑葵《美学史·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3 页。

面临着双重的困境”^①。我们研究中国美学，谈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特征与独特品格，去发现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传统的“异质性”内涵。然而，这种“异质性”不仅是西方美学“他者”存在的比况下“解读”出来的，而且对于这种“异质性”的界定，其基本预设与理论前提又不得不从西方美学“他者”那里寻来，并随着我们对于何种西方美学理论、文化理论的借鉴和吸纳不同，而使我们对异质性定位与研究的视野发生变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西方现代知识型的内在缺欠与历史局限，但我们却仍然不可能摆脱西方“他者”强势文化的巨大影响，我们仍然不得不在西方现代、后现代种种美学理论的参照下，以西式的言述来表达我们对中国美学的研究。我们所尽力做到的便是一方面在充分警觉和省思西方美学种种学说的基础之上加以吸纳、采用和运作；一方面，努力在中国传统知识型、美学思想范式、话语言述方式与西方现代知识型、体系性美学思想范式、逻辑分析式及话语言述方式之间进行对话，进行中西沟通，在借鉴吸纳西方文化、美学时，承继文化传统优秀遗产，并创造性地加以转换与重建。在中西汇通、渗透、商议、对话等种种言述方式与思考视角中切实开出中国美学研究的独特言路^②。同时，努力寻求中国美学被西方“他者”美学眼光所压抑、遮蔽的思想、性质，使之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于当下生活世界的在场性中，创造性地研究与表述，使中国美学基本精神得以凸现出来。虽然我深知这种凸现也难以绝对避免“他者”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话语的建构，但无奈的是，这便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美学的宿命抑或使命。

①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② 参刘方《钱钟书与20世纪中国美学》，《文学前沿》No.1，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章 中国美学研究范型 与方法的省思

一种学术思想发展到了某种程度，一旦独立构成一门学科，便有了追溯思想先驱的需要，以显示其渊源有自，源远流长。特别是当它不仅独立，而且成为一门显学的话，这种要求便成为一种更为强烈、更为自觉的行为^①。

美学也有历史，情形也大体上如是。

不过，由于美学作为一门西学，乃是西学东渐在 20 世纪初才为中国人所了解，对于美学的历史追溯，首先便是西方美学历史的追溯。美学史研究的第一批著述产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这大约一方面是由于美学自鲍姆加通为之命名，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经历了德国古典美学这一辉煌时期，使美学由附庸而蔚为大观。特别是自康德以来，美学思想成为构建民族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美学地位突显^②。而另一方面，正如福柯所指出，始自 19 世纪现代知识型的建立，历史原则取代了秩序原

① [英]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7 页。

② 参 [英] 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